

三卷本长篇小说

第2部

梦幻岁月

袁仁琮◎著



知识产权出版社

北京 陕西 湖南 出版单位

破荒

第2部

夢幻歲月

袁仁琮◎著



知识产权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内容提要

走出落后，奔向美满，人们眼前展现出了一幅幅美景。山里人被鼓舞着，为之振奋，为之流血流汗，甚至付出年轻的生命。但理想毕竟不能代替现实，良好愿望必须依靠科学精神和实践，才可能得以实现。高有公社、老君大队一次次评上先进，激发群众积极性，还是没法避开困难的降临。干部和群众在特别艰难的岁月里，凭着对党的忠诚、最朴实的信念、大山般的厚重和石头般的坚强，互相关心，互相支持，想尽种种办法，在清河县地下党员、老县委书记的支持下，克服重重困难，曲曲折折地走了过来。大家有个共同的体会：中华民族走到今天不容易。

责任编辑：李 瑾 责任出版：刘译文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梦幻岁月/袁仁琮著.

—北京：知识产权出版社，2013.12

(破荒)

ISBN 978-7-5130-2512-6

I. ①梦… II. ①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95793 号

破荒

梦幻岁月

PO HUANG

MENGHUAN SUIYUE

袁仁琮 著

出版发行：知识产权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

网 址：<http://www.ipph.cn>

发行电话：010-82000893

责编电话：010-82000860 转 8392

印 刷：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版 次：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字 数：330 千字

邮 编：100088

邮 箱：hjb@cnipr.com

传 真：010-82000860 转 8240

责编邮箱：lijin.cn@163.com

经 销：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

印 张：19.25

印 次：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38.00 元

ISBN 978-7-5130-2512-6

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。

序言一

井绪东

这部长篇小说无疑是为共和国之初 30 年立传的。

作者毫不掩饰书写这段历史的意图和信心。我们跟随着作者，逐一经历我国大西南腹地侗族地区解放、土改、剿匪、合作化、反右、大跃进、四清、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年代和历史事件。30 年峥嵘岁月，世情沧桑，人事翻覆，作者开掘出偌大的叙事空间。历史在这里，既作为叙事的背景，又成为叙事的对象。

作者对侗族乡亲的深情眷念，对家乡土地宗教般的情怀，都融入了对这块土地从 1949 年—1979 年间沧桑巨变的生动描写中。小说展现了 30 年间侗家儿女的人生命运、人性品格和乡土精神，在历史的反思中表现出我们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挣扎、奋斗和崛起。让我们在作者对人性的解剖中，去感受侗族山区人民那荡气回肠、可歌可泣的生命大吟唱。

井绪东 原贵州省文联副主席，文艺评论家，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，多次担任鲁迅文学奖、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评委。



破
荒

梦
幻
岁
月



序言二

黄 毅

袁仁琮是个学者型的作家，他写小说就像他做学问——有相对固定的领域，表现自己新的思考。他喜欢写哲学家，出版了《王阳明》和《庄周》。也喜欢写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，出版了《穷乡》《梦城》。他的小说，最宝贵的，是有他关于这个纷纭复杂的世界的独立思考。如写少数民族，他总是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上，写他们的穷，写他们的偏僻闭塞，还写他们的理想、追求和奋斗。他痛着少数民族的痛，思考着少数民族的思考，因而他的这类小说总是写得与众不同，也让人刻骨铭心，印象深刻。随着对他了解的深入，我发现，他写哲学家也好，写少数民族也好，其实都是从一个目标出发的，即人活在世上，应该怎么活着，怎样才能更好地活着。对这个问题的思考，促使他完成了这部有史诗性质的巨著——《破荒》。在这部100多万字的小说里，他以亲身经历，少数民族的视角，表现自己对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这段历史的思考和见解。这段历史，目前有权威的结论，也有个人的不同的见解。这很正常，因为思考的出发点不同，角度不同，结论自然也就不一样。以少数民族的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，这是很别致的吧，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这是很值得去了解的，去看看吧。

黄毅 云南昆明学院西南文学文化研究所所长，《西南学刊》副主编，云南昆明学院人文学院教授。

让历史评说（自序）

袁仁琮

1933年，鲁迅先生著文痛悼五位共产党员青年作家白莽、柔石、冯铿、李伟森、胡也频的时候，用“为了忘却的纪念”为题，写了一篇荡气回肠的不朽作品。随着岁月的流失，阅历的积累，风雨的剥蚀，生活的内在渐渐清晰，于是，对鲁迅先生此语深意逐渐了然。为了“忘却”而让愤懑之情汹涌而出，不能自己，实则愈写愈痛楚，愈无法忘却。我无意类比鲁迅这位伟人，也不是要把两个不同质的社会硬扯在一起，但无法忘却我所经历的半个多世纪，我的大半人生，我所熟悉的许多面孔和频频入梦来的许多旧事，岁月的流逝不但没能使之淡忘，倒越来越清晰。就这一点说，又与鲁迅先生何其相似。我的三卷本长篇小说《破荒》则是我这六十多年经历的回味与咀嚼。

我七十有六，除去出生后尚无记忆的几年，三十多年在非同寻常的岁月里度过。旧社会是什么样，1949年以后出生的人只能从历史书、影视和文学作品以及老一辈人口中了解，而这些二手材料，是经过筛选和加工了的。属于“不可不信，不可全信”之列。我不想重复典籍中关于旧社会的那些论述，只想说说亲身感受。要说山里人，我的家，够得上百分之百。“白云生处有人家”，那就是我的家，我的木屋，也就是我小说中反复出现的“半山”。单家独户，四面是崇山峻岭，无论走哪一方，都得好几个小时才有人家。靠兄长耕种几块薄田、父亲打锄头、镰刀、菜刀之类走村串寨叫卖，勉强度日。我喜欢读书，家人全力支持，却因为只能靠亲朋支持而不得不频频辍学，调换学校就读。我断断续续读了八所学校，才升高小五年级。那已是1949年秋天。也就是那一年，我亲眼见到了拉壮丁的残酷场面，看到保安团的兵大爷们在小镇上明拿暗抢，众目睽睽之下将赶乡场的老大爷用枪托打翻在地。同时，不断地有妇女被奸淫的事传出。山里孩子汉话说得不好而受嘲笑，被喊做“野佬”，



破荒

梦幻岁月



便是我和大山里去“大地方”（小镇）上学的同学经常受到的屈辱。山里人不缺乏志气和骨气。我老辈人搬迁之前所住的小村寨碧雅，清末时候就有贡生一人，武秀才一人，文秀才两人。农民家里也许穷得揭不开锅，有几本书却是常见的事。

从记事起，我在旧社会生活的时间也有七八年之久，旧社会留给我的印象非常坏。我不长的旧社会生活经历，印证了王蒙先生所说的话：“我无法做到欣赏和怀恋旧中国”，“于是我在旧中国看到的是全民的腐败，是头上长疮，脚板流脓的烂透”。（《老年日报》2013年6月19日）那样的社会，无论如何不是多数中国人能认同的。

新社会的新，我是从第一次见到的解放军身上开始认识的。1949年秋的一天，解放军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小小的乡镇蓝田。这些穿黄军装的军人唱着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走过小街，到街头，在割过稻子的大田坝上解散休息，喝水，裹烟卷。他们在干田里架锅做饭。吃过，大部队往县城开拔，没走的解放军驻进区公所和蓝田小学。我们这些小学生见这些兵和善，很快和他们混熟了。解放军鼓励我们好好读书。“建设新中国，需要大量人才哩。”一个操北方口音的解放军说。他笑眯眯的模样，至今清晰地记得。

1951年秋，我考入天柱中学初中一年级。第二学期，学校批给我人民助学金，直到高中毕业。我考入贵阳师范学院（贵州师范大学前身），不但免交学杂费，还提供伙食费。没有党和政府提供的这些条件，像我这样的穷孩子要读到大学毕业是难以想象的。

没有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和党的领袖人物领导全国人民长期斗争，没有千千万万革命者的流血牺牲，不可能推翻掌握政权的剥削者和压迫者，人民群众不可能成为国家的主人。只要有一点历史知识和实事求是精神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。之后的二十多年里，我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政治风云，受过冲击，误了青春年华；民族和国家蒙受巨大损失。但如果冷静地想一想就会发现，要成功某一件事，要有若干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配合，缺了某些条件，或者条件具备，时机不成熟，依然难以成功，因而，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不可能一帆风顺。要求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不走一点弯路，没有任何挫折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小损失也好，大劫难也罢，绝大多数是好心办坏事，犯幼稚病、盲从，只要不是成心与人民为敌，就会弃旧图新，翻然悔悟。再说，一个人经历一些挫折，也有利于磨砺性格，变得坚强而有韧性，不是坏事而是好事。

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，揭开了改革开放、开创新局面、进入发展新时期的序幕，我能尽快走出人生低谷，是与想明白这一系列大问题密切相关。中国人民走到今天不容易！

前面的路很长，一定还有数不清的困难梗在前进的道路上，是怨天尤人，消极悲观，还是承认困难，想办法克服困难？

我记忆中的人们是有高度智慧，坚忍不拔，心胸博大的。这些普普通通的农民、解放军、教师、干部，甚至于打倒对象，也就成了三卷本长篇小说《破荒》的主要描写对象，“中国人走到今天不易”不是写在纸上，或者用嘴说说，而是血与泪的记录，不可不倍加珍惜。这话是对读者说的，也是对我自己说的。

历史是公正的，是非曲直，让历史评说吧。

作者

2013年7月21日

（此文系作者三卷本长篇小说《破荒》自序，此书描写了新中国诞生前后、1958年至特别艰难时期、十年大动乱至改革开放三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。由《太阳从西边出来》《梦幻岁月》《土匪名单》三卷组成，百余万字，由全国百佳出版单位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）



破
荒

梦
幻
岁
月

1

真是难得的好年成，该打田的时候，下几拨透雨，河里、山间小溪、田里，到处水汪汪一片，犁了，耙了，坵坵田里，水满满的，泥土吃饱喝足，沟里的水依然汨汨地流。以前，山里人常常为争田水吵架甚至动刀，这年，各家田的进水口都堵了，生怕水进多了，肥水漫出田坎。

端阳节一过，插秧上田坎，一个月以后，满田坝青幽幽，实在喜人。龙塘田坝不算宽，却长，远远打望，田坝变成了巨大的绿毯。此时，进村寨的路上，出现三个人，他们兴致勃勃，指指点点，有说有笑。乌丛正站在自家歪斜的木屋前打望不远处那块田，盘算丰收了，能打下不少谷子，加上种杂粮，一年的口粮不愁了。再养上头母猪，产下一窝崽，留下一头做年猪，剩下的卖钱；再产崽，再卖钱……好日子越来越近了。

当初，嫂子逼乌丛另过，他恨不得再狠狠地×她一次。后来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，尤弄说服大家，吸收他进社，他比过去勤快了，分到了粮食。分“红”那阵子，乌丛握住花花绿绿的钞票，激动得眼圈红了，直喊“毛主席万岁”。邦里、郑何氏恨铁不成钢，见他改好了，有好吃的喊他进伙房一同下筷子。乌丛想，要不是解放，他不会有今天。乌丛被县公安局关进笼子，他恨向文艺，恨游龙庭；他夜里摸进小仓库，没想在走道上被阻，没能吃到嫩桃子，他恨劳令；跟着，尤弄和老铁匠轮流巡夜，他连靠近小仓库也不可能，连尤弄、老铁匠也一起恨了。后来，美香跟了尤弄，尤弄、何石匠、蔡蓝氏三家互相帮忙；也昂帮布根犁田，连狗屎不如的地主分子也有人过问。乌丛为种那块田求过尤弄，求过也昂、占约，碰一鼻子灰不说，还挨了耻笑。还是老铁匠仁义，叫也昂帮他犁了，耙了，他自己上山割几挑嫩木叶沤在田里，踩下去。这回是尤弄帮他犁了，耙平。事情做到这一步，乌丛不能再恨下去，懒下去。他跟人讨了栽剩下的秧子，一个人弓腰撅屁股，把秧东倒西歪地插下去。

秋收时候，别人一挑一挑地往家里挑金灿灿的新谷子，乌丛也尝到了流过汗水带来的喜悦，第一次那么渴望做一个别人看得起的人。

乌丛很快就认出走在前面的的是现任高有乡党委书记游龙庭，后面两人，一人是耆翁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兼社长尤弄，一个是副社长老铁匠。尤弄学文化实在不敢恭维，老见他手里拿本识字课本，到拿起笔来却远不如老



破
荒

梦
幻
岁
月



铁匠。1957年，推选高级社领导班子，老铁匠说什么也不愿意干，游龙庭说：“笔下来得，有经验，人缘又好，除了你还有谁？你说出理由来，不干就是了。”

老铁匠想了半天，没能说出来——他不能瞎编理由，只好硬着头皮应承。不过，他跟尤弄说：“答应是答应了，我只能打帮手。你分任务给我，我照你说的去做。”

尤弄很为难，说：“我文化低，上面开个会，记下一半，丢了一半，回来贯彻，牛头不对马嘴。这样吧，重要的会你参加，不重要的我去，跑路呀，出力气的事算我的。”

老铁匠知道尤弄说的是实话，只好说：“就这样做做看吧。”

这是1957年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候的事。游龙庭亲自来者窘主持筹备会，筹备会最后一次会议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公室里进行。老铁匠说了“就这样做做看吧”以后，会议结束。第二天，者窘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式成立，把“高有乡者窘初级农业社生产合作社”牌子上的“初”字换成“高”字，成了。老铁匠只想干干就丢手，没想一干就干到1958年夏天。

成立农会的时候，乌丛以为当农会委员一定吃香的喝辣的，不晓得有多少油水。结果，一年就补贴几十块钱，连补误工费还差一老截。最先是陈跛子不愿干，农会的事一概不管，不得已，以农会的名义将陈跛子的表现上报乡里，罢免了他农会委员职务。乌丛很庆幸自己犯了那么个错误（指第一部《太阳从西边出来》中乌丛捆布根媳妇素雅的事），要不，当个农会委员，不晓得要吃多少亏。成立初级社，乌丛不再想当官，一心想讨个老婆，有个家。要不，二天他呜呼哀哉了，连哭一声的人都没有。

山里土肥水丰，没下多少力气，也能收进金灿灿的稻谷。这时，已进入1958年夏天。乌丛看着一片绿油油的秧苗，心想：“要是‘解放’不来，我乌丛哪有今天？”他不恨那个姓向的老解放，不恨游龙庭，转而感激他们，倒是发自内心的。他赶前几步，恭恭敬敬地尊一声“游乡长”。游龙庭停住步，打量眼前这个穿着依然破旧的农民，脑子里转几个圈，才想起是谁，说：“听说你这几年表现还不错。”

乌丛不喜欢听这种不咸不淡的话，脸上有些不自然。游龙庭没等乌丛说话，说：“好好表现，啊？你公公是你公公，你是你，你也算是穷苦人了，是新社会的主人，主人就该有主人的样子，啊？”



游龙庭的口音很杂了，在北方音中掺杂本地音，常常把“啥”“什么”“哪样”混在一起；刚才还是本地腔，忽而变成北方腔，这也是乌丛没法很靠拢游龙庭的重要原因。乌丛听游龙庭这一番教育之后，勉强堆出笑来，说：“那是哩，那是哩，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，感谢游乡长……翻身几年了，我想起栋房子，讨个婆娘，一个人就这样混，不是个事……”

游龙庭没心思听乌丛说谈话，和尤弄、老铁匠指指点点地说别的事去了。游龙庭说：“解放这么多年，我看今年你们者蓉生产干得最好，好好总结一下，下一步准备在你们这里开个现场会，好好推广推广。”

一说要开会，总结经验，尤弄脸就成了苦瓜，游龙庭不喜欢尤弄愁眉苦脸的样子，说：“要抓紧时间学习啊。写个总结就怕成这样，以后事情多得很，咋办？”

遮住大半条路的一大挑嫩牛草，颤悠颤悠地朝游龙庭他们走来，游龙庭索性离开大路，走上田坎。挑牛草的汉子看见了他们，停住步，换个肩，打招呼说：“乡长，你老人家有空来走走？”

游龙庭不喜欢别人尊他为“老人家”，含含糊糊地“啊”一声，继续顺田坎走。游龙庭在者蓉待的时间最长，他满意者蓉欣欣向荣的新生活，满意在支部书记尤弄带领下的高级社领导班子。占约也犯过错，认识得不错，是后来补选进来的，他大事做不了，跑跑颠颠蛮不错。游龙庭在者蓉没有白费心血，将来高有、高文、高沃、高邛等七个高级社合并成高有人民公社，者蓉变成生产大队了，还是他的试点，不信就带不出个全国红旗单位来。

游龙庭越想越觉得这年头好，只要听上面的话，不怕苦，加上有文化，点子多，不怕架不上通天梯子。坝子里有好几个社员在走动，有的掀起屁股在田坎上拨弄，好像是在管田水。田水深了，秧长不好；过浅也不行；还得防“土狗崽”拱漏田坎，不藏水。所以，打谷子以前，社员们少不得要辛苦几个月。游龙庭在一块秧子长势很好的田坎上停住步子，问老铁匠说：“老师傅，你打铁、种田都是老把式了，说说看，要是没闪着，这一块能打多少谷子？”

老铁匠说了个数字，游龙庭又问尤弄：“你看呢？”

尤弄说：“我看差不多。”

“一亩能比以前多收多少？”

老铁匠默了默神，说：“顶多两挑谷子。”

游龙庭皱皱眉头，说：“产量太低，步子太慢。公社很快要成立，要跑步

进入社会主义，今天要开个高级社领导班子会议，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。”

游龙庭满怀豪情，和尤弄、老铁匠一起，走出田坝，踏上进村的路，见个肩上扛几根丫丫杈杈干柴的老人走在前面，老铁匠叫一声“蒙数根”，布根回过头来，见是游龙庭、尤弄和老铁匠，闪身朝路里边靠，礼节地尊一声：“游乡长。”

游龙庭“嗯”了一声，四眼相对了几秒钟。布根头发全白了，头顶头发稀疏，像光坡上的衰草，看游龙庭一眼，目光渐渐低下去，暗淡得像久雨不晴的天色。游龙庭看见眼前的布根，他的思绪被那个遥远的人丝丝缕缕地牵连在一起，游龙庭的心像被什么刺了一下，不安了几秒钟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份，平静下来。他无法抹去父亲戴高帽、被人押着游村的那一幕。不用说，父亲已经被处死。只是不知道是怎么死的，葬在哪里。十二年了，和家人断绝了联系，母亲还在吗？弟妹在哪里？想起来一片模糊。在进村的路，天色暗下来，男女社员收工回来，说说唱唱，嘻嘻哈哈，打打闹闹，游龙庭经常来者着，和他们混熟了，不知是谁高声问：“游乡长来，又有哪样新名堂啦？”

游龙庭大声回答：“有，天把就晓得啦！”

有人随口唱起山歌：

天上阳雀不乱叫，

水里大鱼不乱游。

上面领导不乱走，

来了必定有缘由。

山里男女随口出歌，有滋有味；高兴了，唱歌逗笑，取乐；有时玩笑开得不免过分。一次，游龙庭和一帮妇女一起出工，占约的脚背被蛇咬一口，肿起来老高，没法和男劳力干重活，和妇女们一起割麦，累了，和美香开玩笑说：“美香，不怕你是见过世面的人，问你个最简单的问题保证你讲不出来，信不信？”

没能嫁给游龙庭，还白让他快活一次，美香恨得直咬牙。她去过高有街上几次，巴望他回心转意。都没有碰上那“背时的”。最后一次，她藏了把剪刀在身上，想：“有本事再爬上来一次，老娘不割掉你那东西不是人！”可是，没给美香这样的机会。没多久，美香知道游龙庭和街上布老板妹崽搞上，跳下水



塘，被尤弄救了，跟了尤弄，才把劲用在大队妇女工作上面。她要拼命工作，做出大成绩给那“背时的”看看。美香处处走在头里，宁愿自己吃亏，也不肯多拿一分一厘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美香不仅年年被评为乡先进，还出过县里、州里积极分子表彰大会。高级社一成立就入了党，而今是党支部宣传委员兼妇女主任。美香认为自己哪方面都不会输给别人，当然没把占约放在眼里，她说：“你不要狗眼看人低，讲出来听听，是哪样这样深奥？”

占约作古正经地说：“你那个有好重？”

美香老老实实在地回答：“他又不是猪，没称过。”

“你夜夜拿肚子称，咋没称？”

美香骂一句“挨刀的”，转到另一边割麦去了。

歇气的时候，美香来找占约，说：“你想不想尝尝味道？”

占约心领神会，以为马上讨到美香便宜，说：“得美香姐一回，死也闭眼了。”

游龙庭在不远处歇息，他俩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，心下正骂“骚货”哩。这时，游龙庭见美香把占约带进旁边的小树林里。没多久，就听到占约喊爹叫娘起来。跟着，美香拿条脏裤子，后面跟几个婆娘，飞跑出来；占约光着屁股一边追一边叫：“莫闹莫闹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……”

美香绕着麦地跑了几大圈，占约光膀紧追不舍，跑不动了，美香才把裤子挂在地旁边的树枝上。游龙庭听到有个婆娘说：“鸡鸡皮都还没垮，童子……”

北方女人从来不会这么狂，游龙庭不敢再和妇女们一起出工，也不多开玩笑。婆娘们说：“人家官当大了，不理我们了。”

其实，游龙庭是怕惹出是非，传到上级耳朵里，前途就完了。

2

布根开门时，见是游乡长，愣在门里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游龙庭没等布根邀请，走了进去。屋里很暗，走道上堆得很乱，游龙庭一抬右脚就踢着什么硬硬的东西，大脚趾头生疼。布根这才朝屋里大声喊：“拿灯来！”

李大力提灯出来，游龙庭眼前立即闪烁一团晕黄的光。往前走几步，游龙庭被领进一间房，一股烟火味混合猪食味朝他扑来，呼吸有些困难。煤油灯放在一张小方桌上，布根移过一张长凳，请游龙庭坐下，游龙庭才看清这是个很



窄的房间。一间小床，占去了房间的一半，余下的地方，被用木板随意钉起来的碗柜占去小半，加上火盆，一张小桌，供人坐的地方实在很小。游龙庭的思绪又一次那么顽强地飞到遥远的山东茌平，不过，出现在他眼前的不是戴高帽游村的那一幕，而是一连串已经淡忘的画面：庙会灯火辉煌，佣人提灯走在前头，他骑在爹的脖子上；春节过后，爹都要和他一起，先登县中校长的门，再进阴森森的县衙。每到一处，都要送用红布包好的一摞大洋，让他跪下磕头……

这些记忆，留给他的不是宽慰，而是酸楚。但他不能在布根跟前流露，只能表现出乐观和信心百倍。他说：“你儿子还在部队？”

布根没有看游龙庭，说：“转业了。”

“在外地还是在本省？”

“外地。”

“什么职务？”

“读大学，快毕业了。”

转业了，不结婚成家而上大学，游龙庭有些意外。“乔梦月呢？”游龙庭提起新的话题。

游龙庭想梦月想得发疯，布根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；后来又传游龙庭要娶美香，传言像秋天的落叶到处飞，结果娶了高有街上布店老板的妹崽。进了自己家，还有脸问梦月。布根认为在这些方面，游龙庭不大配当解放。布根心里不痛快，口气有点冷，说：“考进大学了。”

游龙庭一惊，“啊”一声。

布根说：“梦月和我家已经没有关系。”

游龙庭又“啊”了一声。话到这里，没法进行下去，有些尴尬。游龙庭和布根说话的时候，李大力一直在外面忙。游龙庭已经闻惯了山里人一日三餐的气味，听惯了伙房的响动，断定李大力是在做山里人一年到头都在吃的杂粮油茶。在贵州山区工作那么多年，游龙庭才算明白“油茶”也是分等的。待客的油茶要放白生生的爆阴米花，煮开花的粳米，山茶叶，油，香菜，越吃越想吃，但这是吃正餐前的小吃，相当于大戏前的开场锣鼓，一人顶多吃上两碗。另一类就不同了，粳米、剩饭、番薯、洋芋、包谷，菜，一大锅，既能吃饱又省粮食，是山里人长年的伙食。大力端上来黑乎乎的三大钵油茶，放在小桌上，说：“乡长，不晓得你要来，没有准备，就随便吃吃吧，饿了……”



跟老百姓一起打滚这么多年，游龙庭不是吃不下这样的饭，倒是不忍心吃，说：“饭就不吃了，主要是来看看你们。”

布根觉得脸上的肉跳了几下，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等待下文。游龙庭说：“其实也没多大事……中国需要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没有这样的大变化，无法根本上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。这种变化还会有很多，一定要认真改造自己，才能跟上形势，不至于被历史所淘汰。”游龙庭说着，站起来，想想又加了几句，“布根，你一定要相信党，相信政府，相信群众……你改造得还是不错的，继续努力吧，啊？”

者砦村委会的牌子换成者砦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，又换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，办公地点仍然在布根的老房子里，除办公室、会议室，楼上楼下各有一间客铺。来的客人多了，只能在厢房楼上临时铺铺。社里无处来钱，一年就那么几十元提成，连买办公用的笔墨纸张都不够，不奢望有钱花在别的上面。尤弄、美香去乡里开会，早出晚归。要么自己掏钱吃午饭，要么饿着肚子回家。去县里开会，大家睡大通铺，吃大甑子饭，用大脸盆盛菜，八个人一桌。名义上是一桌，实际上没桌子，全蹲在地上。老铁匠、何石匠轻易不肯去开会，尤弄差不多成了开会干部。

游龙庭坚持吃饭付钱，在美香家匆匆吃过晚饭，开了钱，回到办公室开会。

说是开会，其实是游龙庭一个人说。说的话也很简单：“跑步进入社会主义”。社会主义这个词大家听熟了，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知道旧社会是地主压迫穷人，新社会穷人当家做主，“社会”和“主义”成一家，就不明白了。老铁匠算有文墨的人了，他也不懂，问：“你讲的就是那个打主意的‘主意’喽，咋个跑步打主意？跑步打主意和坐起打主意有哪样不一样？”

坐在桌旁的何石匠、美香、占约全都愣着眼，笑容僵硬；尤弄觉得不像从上面听来的那些话，疑疑惑惑，游龙庭又一次那么深切地感受到群众文化水平低了，要办一件事太难。他说：“不是你讲的那回事，社会主义就是好日子，家家都吃香的，喝辣的；不点煤油灯，更不烧枫膏，点亮堂堂的电灯；有事情不用翻山越岭，跑几十里去找人，打个电话就是……”

“难怪劳令和梦月读大学都不要家里拿钱了。”老铁匠联系实际说。

占约也有些明白了，问：“那，没得老婆咋整？”

何石匠讨厌占约一见着姑娘就走不动路，说：“没得老婆，要求政府发



一个。”

老铁匠接过话说：“发一个梅花脚板，扁担腰身，大热天穿皮袍子的婆娘给你，就看你要不要了。”

占约想不到难得有笑容的老铁匠也会和他逗笑，连忙说“要要要”，美香先就撑不住，“噗”的一声笑出来，喷尤弄一脸口水。尤弄边抹脸边说：“铁匠师傅你就不要整人家了，人家光棍难熬啊！”

占约正色说：“想老婆又不犯法……大哥不要说二哥，大哥二哥差不多，铁匠师傅还不是和我一样的光棍哥？”

触到了痛处，老铁匠不言声了，游龙庭说：“言归正传吧，今天的会议就是要决定一件事：高有人民公社很快成立，以后，高有乡管的七个高级社是一家人了，大事小事，都由人民公社管，公社干部任命，区里很快就会下达。”游龙庭停一阵，说，“大家有什么意见？”

先前那“跑步进入社会主义”还没弄明白，又来了“人民公社”，七个高级社是“一家人”，明明是各家各户，咋就成一家人了？什么都没明白，能有什么意见？

“没意见。”何石匠抢先表了态，跟着打了个畅快淋漓的哈欠，眼泪涌了出来。被传染的老铁匠也张开了大嘴，不过，没喊出长长的“啊……”就闭了嘴，很文雅，只是眼泪照流不误。三人走了一天，游龙庭也累了，说：“好，会就开到这。大家做好大干一场的思想准备，跑步进入社会主义，不是嘴上说说就行了。”

散会了，剩游龙庭一人在布根的印子屋里，空空荡荡，冷静下来，倒忐忑不安了。成立人民公社的事，其实，区委书记赖星光只在电话里透了一句：“老游，上面说了，还是人民公社好，新的运动要来了。”

游龙庭想去想来，在这种时候，不敏感不行，瞻前顾后更不行，如果能抢先把人民公社搞起来，成为一面旗子，他游龙庭就是不想红也不行。可是，上面没有精神，能行吗？一想到这上面，另一个声音变得格外响：什么都等上面作指示，下文件，还能成为标兵吗？上级天天讲要甩开膀子干，咋一遇到实际问题就退缩呢？很快，游龙庭把这种现象归为软弱，归为剥削阶级烙印。这样一想，一通百通，豪气上来了，才有了这样的一天实地考察，有这天晚上的紧急会议。

者砉由高级社变成了公社所属生产大队，直接受高有公社领导。为什么要



这样变？是不是一变就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，吃香的喝辣的？尽管连大队书记都糊里糊涂，但并不影响工作的迅速开展。既然是跑步进入社会主义，就什么都得快，得跑。开会也如此。该开中等规模会的改开小会，该开小会变成碰头会。甚至领导一碰头，一把手一表态，干。想得通要执行，想不通也要执行，这就是争分夺秒。游龙庭当这么多年乡长，基本组织原则还是懂的。要正式挂牌得上级批准，不是想改就能改。但是，不妨碍把工作做在头里。公社一、二把手他无权定夺，机构人选可以先考虑，上面一有精神马上上报方案。只要他任公社一把手，即可先找个“跑步”突破口，等别的公社成立，他已带领大家往前奔了一段路。

游龙庭想起最近一次外出“取经”的情景。人家也是农村，也很穷，可是人家很有志气，不仅向荒山要粮食，还要向石头坷垃要丰收，提出“亩产万斤粮”。游龙庭不懂种庄稼，但他相信只要敢想，敢做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，没有做不了的事。游龙庭本来很累，本来可以呼呼大睡，一直睡到第二天大亮；如果没有人来搅扰，甚至睡到中午。但他没法不想事。无论是为个人，是为山乡八九千口人，还是为这个年轻的共和国，他都想做一番事业。

鸡叫头遍，游龙庭才糊里糊涂地入睡。在睡梦里，还不停地被搅扰：好像是在娄平，又好像是在行军，一忽儿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……他没受过伤，却梦见自己被子弹打穿胸脯，创口汩汩流血……

“咣唧得……咣唧得……咣唧得……”这是山村妇女春碓的响声。这种有节奏的声音，游龙庭随军进入湖南地界才听到。当几年乡长，多次住在农民家里，对这种家庭活路了解得更透彻。碓杆有多重，他不知道。但要踩着一头，让带着铁杵的一头举得高高的，可不是容易的事。他仅仅上去舂了四五十下，即背脊冒汗，更不要说天不亮就起床，边舂边筛边簸，一直搞到小晌午。不管女人身子有多强壮，搞一早上，也会累得直不起腰。

游龙庭从“咣唧得……咣唧得”的响声里，能清清楚楚地分辨出舂碓的几个阶段来。最先虽然精力充沛，但舂过的谷子皮脆，舂得过快，谷子会跳得满地都是，不如用长竿子边拨弄边舂，慢一点反倒省事。这时候用劲均匀，响声有力。一段时间以后，“咣唧得”声变得懒的了，成了“咣唧……得……咣唧……得”，慢慢往下踩，让杵头缓缓起，慢慢落。这时，舂米女一定汗流浹背，累了。到突然响得密集起来，那一定在做最后努力。几声急响之后，下碓杆了。接下来的活是把碓窝里的谷子舀出来，筛去糠壳，再簸净。